文獻徵存錄

文獻徵存錄卷三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叔原編

劉源淥　姜國霖　劉以貴　韓夢周　孫于盖　梁鴻翥　法坤宏　閻循觀

沈近思

陳厚耀

臧琳　元孫鏞

梅文鼎　弟文鼐　文鼏　孫瑴成　謝希逸　劉湘煃

王錫闡

薛鳳祚　談泰

李鋭　王元啟

文獻徵存錄卷三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蔌原編

顧祖禹　黄儀

顧祖禹字景範江南無錫人父柔謙遷常熟縣著山居贅論十餘卷祖禹幼慧父教之讀背誦經史如水稍長好言地理之學家苦貧借書於人鈔之久漸通洽尚書徐乾學修一統志與其同縣人黄儀竝入書局因縱觀天下郡國書所學益雅博撰爲讀史方輿紀要首輿圖次歷代州域形勢次直隸十三省封域山川險要次川瀆異同以天文分野終焉自敘之曰昝在神禹克平洪

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竝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虛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既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藟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亾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葢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

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絶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册至黄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几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仕郎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光禄丞大棟當嘉靖間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歷中以光祿大

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淡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彊仕而遘流寇之變遂遯入山焚筆瘞硯卒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綴拾遺言網羅舊典發抒志意昭示來茲且常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

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光祿在世廟時彷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鼎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目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欲汝其志之矣小子甸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

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及春秋歷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貧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扼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淵居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其何敢又曰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案山川稽里道

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覈異同予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予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薊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問嘗案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

道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目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嘗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大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之

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
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
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
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
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
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
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
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
起於西北者可以幷東南而起於東南者未嘗不可以
幷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
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

義者而後可以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元初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謚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又曰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汎之不可以西檝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

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淡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得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遲迴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

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任之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莅四夷枝幹强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

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强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且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

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紀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祖禹創稿草年二十九及書成年五十矣嘗語南昌彭士望曰祖禹之爲是書也以史爲主以志證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過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又曰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然其高下險夷剛柔燥濕之繁變不勝書也人事之廢興損益圮築穿塞之

不齊不勝書也名號屢更新舊錯出事會滋多昨無今
有故詳不勝詳者莫過於方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
之於史卽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
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
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甯都魏禧見其書驚歎爲敘曰
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書
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
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職方廣輿諸書
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此數千百
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其論最偉且篤者有二一以
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

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亾得其術則雖迫狹孱弱而無不可批卻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淡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閒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顯

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於是幷識之閻若璩常問祖禹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然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若指今永平府是又在燕之東何云南也祖禹曰凡地里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若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若璩曰吾自茲觸處洞然矣仁和孫治嘗讀其書謂如長河亘天珠囊照地古今輿亾天下形勢瞭如指掌人閒所未有也世俗以此書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稱爲三大奇書然南北史合鈔不免疎略非二書匹也祖禹竟不仕終於家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尚書徐乾學開書局於江南洞庭儀與顧祖禹閻若璩胡渭並入幕儀研究古學嘗謂班固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而聞惟水經注備著之乃即經所著之水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儀又言趙奢解閼與之圍閼與有四水經注梁榆水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趙奢破秦於此盧諶賦云訪梁榆之虛郭弔閼與之舊平梁榆城在今遼州和順縣括地志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銅鞮

今沁州上黨涅縣有閼與聚劉昭注云史記趙奢破秦兵閼與涅在今武鄉縣隋地里志武安縣有閼與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卽趙奢拒秦處武安屬今彰德府磁州尙書徐乾學曰若在武安去邯鄲僅六十里何煩奢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乎當在潞州者近是矣胡渭著禹貢錐指略例頗以尙書蔡沈傳爲劣儀亦不信蔡傳蔡傳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儀曰夏水從無沱稱此沈之臆說耳渭曰此本鄭康成注蓋此所謂沱也見孔疏者未爲臆說今酈注夏水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計當南宋蔡氏所見本汜定作沱何則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

朸分出江處也於沱爲合不然水浅復入爲汜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於汜爲不合及檢朱謀㙔箋江水至枝江縣曰江汜汜當作沱何其實獲我心也儀笑曰子於蔡傳可謂憎而知其善哉儀卒後其所著書歸新城王氏書庫矣

方邁

方邁字子向閩縣人爲諸生少負氣有名爲人所搆繫獄郡守與閩臬皆惜其才曲援之得免康熙三十二年成進士釋褐知蕭山縣移蘭谿以傲事長官免邁博洽善古文詞在蕭山與檢討毛奇齡以學往復辨難說經破析疑滯多前人所未發於奇齡亦多糾正其言易曰大衍之數五十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則實數只有十五矣若云以五乘十故爲五十則不宜用乘數且乘數亦虛數也虛數豈可以爲數大衍之數固與河圖無與五十者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者天地之數謂大衍法天地則何以去五不用謂虛其數以當六爻則

大衍止是五十而用四十九所虛者一耳以天地之五合大衍之一以當六爻恐無此事外牽連之法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參天兩地而倚數留其五以還天地爲數之本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物不可以盈也聖人因大衍之數而推及天地之數乾坤之策期之日萬物之數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必强欲配合反於聖人之大意失之矣又曰孔子云河出圖聖人則之又云河不出圖戴記禮運篇曰河出馬圖孔安國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則言河圖者當歸之伏羲而淮南子乃以爲黃帝夢兩龍以白圖授帝此漢家崇尚黃老

故神異其說不足據也尚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則必實有簡册之物負之而出自庖犧至周相傳世守以爲國寶而不知何時亾之宋陳摶竊大衍之數以爲河圖後人奉爲秘旨及蔡元定遐隱沓授圖作爲龍馬旋毛圈而成之近代楊時喬推而廣之增加順逆往來陰陽回互之形此皆影響杜譔終無當於河圖之實也又曰易自陳摶邵雍先後天之圖出錙銖較量於南北東西子午寅申之位而易之理棠雜舛錯幾於不可思議聖人作易之旨必不如是之佻巧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爲伏羲八卦之位先天之學然乾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兌四方

卦爲四正皆伏羲所定又云庖犧畫四象立四隅以定
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則在漢時皆以帝出乎震八
卦次序爲犧畫原文固非文王所改卽如先天圖所謂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以爲伏羲八卦然經明云水火
不相射而圖則水火相射矣圖與經反恐伏羲不如是
之悖孔子贊易不如是之疎也夫說卦序卦篇目甚明
繫辭天地定位諸節乃孔子反覆推明八卦妙用顚倒
錯綜通天入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無不可不必指
其孰爲義卦孰爲文卦也然伏羲之畫卦也觀法天則
必先畫乾坤而後以乾坤之一陰一陽至相交易於是
有一索再索三索而六子之卦成焉其因而重之以爲

六十四卦也亦以乾坤六子至相乘重而六十四卦已備是伏羲之畫卦明白簡易止有八與六十四而已耳有三畫與六畫而已耳茲無所謂一畫二畫四畫五畫及十六卦三十二卦之紛紜舛錯以示謬巧也其卦象則祇以父母六子相生爲次序亦殊無東西南北方隅位數之殊也然則所謂先天卦位方圖員圖諸圖皆宋儒之易非庖犧氏之易也伏羲之卦有象無文文王於是取而演之先定六十四卦之序由是繫之以辭繫辭之義皆因本卦之義與象及六位之時剛柔相推之變化而斷其吉凶是故孔子贊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事其詞危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初無所謂圖者以爲文王

之易也又曰書言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後人以洛出書即此此據孔安國說然禹所得者洪範九疇非洛書也易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似洛書亦出伏羲時則之以畫卦者於禹無預且春秋緯云河圖九篇用乾數洛書九篇用六數未聞洛書以九數也至宋陳摶所作戴九履一之圖乃始於大戴禮明堂九室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後漢書張衡傳所載太乙下九宮法而陳摶竊之後人遵之錮習不改洵可歎也又曰周元公兩宋道學之宗也弟其所作太極圖說雖傳之二程而自二程以及北宋諸儒講理學著易說者未嘗論及至南宋紹興間朱震始進其圖表稱陳

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而胡五峯作通書序亦云敦頤得太極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於陳摶要非其至者則是圖出於陳摶而非周子自作明矣然圖出於摶亦非摶所自作又本之參同契水火匡郭三五至精二圖而增益之爲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葢道家升降陰陽抽添水火之術故在摶止稱先天圖朱表則稱太極圖實一圖也其本之參同則朱子與蔡季通屢言之濂溪以其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說可與易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相發明故取而爲之說自太極本無極也以上說圖也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以下乃周子自發議要歸於至靜立人極一言此周子

說圖之大意張南軒所謂假圖立義濂溪微旨朱
子之注參同猶此也顧猶有可疑者朱內翰進圖不言
圖說國史始載圖說於本傳故陸梭山謂圖說與通書
不類朱子編次周子文集書後有自注云武當祁寬字
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謂
書則似并疑圖說亦非周子作者然陳摶作圖自有陳
摶之說周子說圖卽成周子之圖但周子原文首句乃
是自無極而爲太極見宋史本傳此發端之辭猶之自
無而有也其後收以太極本無極一言猶云有本於無
也故結之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自無極而爲太
極原始也太極本無極返終也又曰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此正以易有太極本故爲至易未嘗言無極也自朱子刻其文於乾道閒去自爲二字遂失立言本意蓋有自爲二字則是流行語無極字輕而歸重於太極去自爲二字則是對待語無極與太極更無賓主異同之說由此蠭生成聚訟矣其言尚書曰書西伯戡黎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滅飢周本紀云敗耆國飢與耆者卽黎也字音異耳蔡沈書傳猶以爲文王胡五峯呂東萊諸人皆以爲武王通鑑前編遂於文王書伐耆於武王書東觀兵戡黎且鑿鑿致辨以爲黎近王畿文若戡黎卽爲孟德之術祖伊奔告如是其急而紂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惟武王觀政於商方有戡黎之師因以警紂令

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黎爲紂黨濟惡虐民聲罪致討是爲方伯之職況黎雖黨紂未若崇侯虎之甚也又明年有伐崇之師翦君之腹心以報譖己之讐其爲不忌孰甚焉然而文王行之而不疑者以爲逢君之惡以離散其民是卽商之叛國也討叛國以匡君正所以存商也豈如曹氏父子奪人土地以自封殖耶且戡黎之歲距紂亾僅八年耳祖伊之告非不甚急而紂固視若不經意則亦以爲西伯之征伐出吾所命非自專也前編改易年月凡事竝早九年反謂紂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毋論時勢俱謬卽曷不取書我思有命之一言淺思之紂自不忌而乃反代古人擔憂乎若夫觀兵戡黎

則又自造故實矣武王觀兵孟津無戡黎事乃以文王之事強坐之顛倒事實變亂有無吾不知其可也又曰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十三年者連文王九年言之武王在位止四年蔡傳以爲武王之十三年夫武王安得有十三年乎武王自諸侯爲天子前後不過十年而殂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文王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又明年八十四歲而卽位若又十三年而後伐紂則以武王九十三之年計之已死四年矣然而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說宋儒力闢其謬顧猶有可信者受命之說本出後人推原或未必然惟改元則於事理皆未嘗謬蓋文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

失國再復改後元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於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正惟文王已改故武王不必復改非獨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久無容屢更也觀後有天下向不改元則改元非古人所重可知矣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則武王立五年而卽伐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武合文王無疑也若稱王之說則夫子之言有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不及文王非武周之追尊獨遺其父夫子之援古不及於文也已稱王故也至於春則建子之月非建寅也商周改朔併改時月然以周史記周事則必從周正而不從商正也又曰衛康叔之封出

於成王而非武王於傳往往有之左氏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此以衛人言衛事最近而不誣者史記於周本紀魯世家衛世家屢言之然則康叔爲成王時封康誥爲成王作無疑也蔡傳乃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謂成王誥叔不當稱弟若謂周公尤爲非義且康叔不當至此時始封言似近理不知康叔在武王時已封於康爲畿內諸侯作周司寇矣至是欲營洛邑遷殷頑乃以其餘地餘民封爲衛侯出就外藩非前此武王猶有未封之幼弟也康誥之稱弟者非成王弟之亦非

武王弟之也周公攝政實假王命然亦有周公自言者則篇首先繫以周公此篇與多士同一例多士篇首曰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周公告之也其曰王若曰者假王命也而實周公自言成王此時未踐奄也三監之叛實周公征之其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朕者周公自朕也康誥之篇亦然曰周公咸勤乃鴻大誥治者周公誥之也曰王若曰者雖假王命而實周公自言曰朕其弟者周公弟之也寡兄勗者周公自勗也其曰乃服惟宏王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望其輔寡兄以共勗也使以爲武王言則此數語俱難通矣其言詩曰朱子言周南召南文王徙都於豐分岐周故

地以爲周公召公采邑召公宣布於諸侯而南方諸侯莫不從化故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夫二公分陝當在成王之世而謂出自文王此未可信且文王亦西伯耳召公爲文王臣而復稱伯是甸侯而建國也文王不自爲政而以巡行之權委之其臣是文王爲廢職召伯爲侵官也况南國諸侯與文王同事紂者奈何遵召伯教哉韓詩外傳紀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以吾一身而勞民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然則召伯之封召信在文王後也謂之召南者屬召伯封內召之南也則召南諸詩以爲文王之化恐不免膠柱而鼓瑟也又曰朱子云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孰降之范甯敘穀

梁以爲孔子降之也夫季札觀風時王已有風矣安在其孔子降之也然則王何以有風曰詩有體風雅頌詩之三體也王旣有雅有頌獨奈何不容其有風也顧王風何以始於平王前乎此者有之矣周南召南多文王之事何以不與旱麓清廟同列於雅頌則以其體風也豳風皆周公之事七月不異於文王東山破斧不異於泮宮何以亦不列於雅頌而特別之爲豳風則以爲其體亦風也王之爲風亦猶是也今必曰降爲國風則必黍離諸詩先列於雅而特降之然試取黍離諸詩入之於雅而詠歎淫佚之識者必有以辨其不得爲雅也以爲平王之後而雅亾則泮宮閟宮非皆魯僖之詩乎王

後無雅頌顧魯特有頌何耶且即雅中如褒姒滅之周宗既滅諸詩其在東遷後作者未嘗乏也夫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者蓋謂天子不省方太史不采風而列國所陳之詩亾也故聖人作春秋以記列國之事焉若以雅止即詩亾則是詩惟當有雅耳彼所爲風者將皆不得爲詩乎哉又曰魯何以無風或曰成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巡守不陳其詩是以宋魯無風然陳杞皆先代之後陳何以有風杞何以并無詩也王肅舊說云魯文公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然魯頌四篇皆臣子頌禱之詞豈必假寵於王靈哉然則魯何以無風曰魯未嘗無風也特其所傳者頌耳周

公魯之祖也周南豳風皆周公之事或周公所作而皆列於風則魯風之美可知也猗昌微笱南山載驅皆言魯事而附於齊以見則魯風之惡亦可知也夫風雅頌者詩之體也緇衣美鄉士而不得列於雅賓筵抑戒衛君自儆而不得列於風韓亦有國而韓侯取妻不必再立韓風召伯封燕而甘棠作詠不必自名燕國故國之或有或無不必遍天下而陳之太史而爲風爲雅爲頌則各因其體而列之不必其有所諱亦不必有所褒也又有以魯頌爲僭天子之制者不思風雅頌者詩調與樂之辨也七月一詩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頌則調之異也魯頌之駉者似風而不風有駜泮宫似雅而

不雅則以其調者頌也且比興賦風雅頌者詩之六義也以東遷爲雅亾諸侯爲僭頌者將比興賦之中又孰爲亾而孰爲僭乎其言春秋曰許世子止之惡經文書法甚明後之論者必不行弒但不嘗藥夫不嘗藥而卽加以弒聖人不如是之刻也不讀左氏之傳乎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瘧非必死之疾也世子又非習於醫者而自以藥進是以君父爲試藥之具也藥不中疾與酖毒等其責不可辭矣胡氏以爲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歐陽氏以爲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金仁山以爲止無弒逆之心不幸而進藥以卒此皆在夢夢之中止實自用藥以弒其父無

異於操刃益以君父之生死爲戲故敢以其未達之藥輕於嘗試也而乃責其不擇醫不躬進藥憐止之不幸也不亦傎乎由是推之趙盾陳乞公子歸生皆實成弒逆之謀故列國以實告聖人以實書焉惟楚公子比則非罪比也所以見弒者爲公子棄疾而比特代受其名者也又曰宋人說春秋不下數十家惟程氏最著及胡氏傳一出而自漢以來春秋之家皆廢不用然春秋自是亡矣王安石欲廢春秋而春秋存以其不知春秋也胡安國傳春秋而春秋反亡以其知春秋而實不知春秋則春秋之經名存而實亡也孔子之作春秋其妙義固不可測識而胡氏以私意解之欲以書人書字書爵

名號時地之間爲聖人用意之所存則聖人之用意不如是之淺也或又以爲春秋聖人之寓意而非復聖人之大法其於春秋之旨愈求而愈遠矣夫春秋之書聖人自言之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鉤命訣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讀春秋者比事屬辭以求聖人之志其於春秋則幾矣其說禮曰大宗伯所掌者祭祀卜日眂濯莅豎省牲之類皆禮之大節故爲大禮小宗伯所掌者毛六牲辨六齍六彝六尊告時告備皆禮之小節故爲小禮鄭康成以小禮爲羣臣之禮釋之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夫禮中自有大小固不以王之親不親而分掌者常職亦不以

王之親不親而改且詔相云者詔相王非詔相羣臣也況王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大宗伯旣攝主則小宗伯當攝大宗伯之事將以大宗伯所詔相之大禮通名爲小禮乎此時小宗伯所掌之小禮又名何禮也若禮以王之親不親而分大小則所謂大祀者將亦王之親不親而異名乎又曰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此卽社倉之法取民間之罰粟積之以貸民而不取其息者也鋤粟者合耦而不至則罰之與屋粟閒粟皆儆游惰之罰縣師掌徵正賦旅師掌斂罰粟罰粟無常以致民用故下繼之曰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康成以鋤粟爲稅粟誤矣又曰掌囚及刑殺告刑

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康成以適朝爲句而以士爲鄉士夫刑殺之人不必盡在鄉且告刑於王則是爰書已定今日奏決又奉以適朝何爲況下又有奉而適甸師氏句法一例則當以適朝士爲句也又曰考工記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以記文考之轂長三尺二寸五分轂長去一當去一尺八寸六分則軹當有一尺三寸四分鄭康成以賢爲大穿軹爲小穿而以爲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不以本文轂之長三字爲解而以其長之圍爲解似與經文不合大馭職兩軹杜子春謂兩轊少儀祭左右軌范軌與軹聲同

謂轂末也則軹當訓轂末爲是後輪人內庇軹康成亦解爲轂末與人之軹圍則以爲輢之植者衡也與轂末同名一軹字而三異其解如此邁又辨陸王之學曰自濂溪發主靜無欲之旨明道以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相授受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諸儒正傳孰非以德性爲事而世獨外象山陽明斥爲異學不知象山非陽明倫也象山之學得力於孟子以先立其大爲主其自言功力以人情物理事勢言之正與紫陽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論互相印證非遺棄事物專談虛寂以爲教者也紫陽固欲引象山爲益友而後人乃反以仇敵視之此豈紫陽意耶陽明少泛濫於

詞章馳騁於孫吳若紫陽格物窮理之學爲煩雜乃究心於佛老之學鍊習伏藏得其見性抱一之旨自謂有悟遂於儒書中取孟子良知一言合之大學致知之解自立一說非孔非孟援儒入墨而其立論則輒與程朱相反程子以爲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而陽明則謂顏子之學不傳惟孟子猶爲可循顧於顏子之學獨舉其不遷怒不貳過舉其屢空以爲合於聖人空空之心體其說浸淫不可究詰朱子以天下之方員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致陽明則以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員不可勝用卽象山亦言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而陽

明則以爲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不必學是陽明與朱陸皆爲冰炭也蓋其才似商韓其學兼釋老是以當時目爲功名之士卽不覺忻然喜之誠有以深中其隱也然陽明猶善於修飾也至其徒王畿則登堂說法滿口禪元至李贄則公然髡首儒服名教茂盡李斯之兇燄謂爲荀卿教之豈誣也哉今之護紫陽者或欲推之於顏曾之上而祖陽明者亦欲引之於孔孟之徒各阿所好皆非其正也又論佛法曰自佛法入中國後世儒者惑於其說雖宋明諸儒卓然以道學自命然時時立說闌入其中而不之覺其甚者參元說偈甘以儒冠儒服北面緇流此所謂胥天下相率而爲異端也佛氏之說

本自淺陋使其明白切指心性淵源則是非昭灼較然自見後人變爲機鋒棒喝如魑魅夜行如探鬮射覆使攻之者無由指摘卽中其病痛亦隱忍諱飾可以不露其情是則釋氏之徒巧於掉弄叢奸舞弊不可究詰衣鉢相傳滔滔不返近世號爲善知識者習慣行徑說法開堂聚徒設禮偈語新聞炫世警俗愚人不知指爲覺悟圓慧超凡入聖亦可哀也夫佛氏非果有精義妙理範圍天下之心思也脫苦海了生死其說本荒唐不根卽其徒亦知不能自立於世必假之宰官名士以爲護法檀越誣伏羲假仲尼託顏子旣已肆無忌憚而後世儒者如韓退之白樂天蘇子瞻偶與僧徒往來輒摘其

一事一言文飾故實稱爲某某之徒以自夸大辟之麻附繩而始直蘿施松而乃長凡佛氏之邪說橫流皆儒名墨行者有以助之燄而揚之波也夫有陰必有陽有邪必有正佛之爲佛在今日已成必不可去之勢然二氏之徒守其師說篤信不疑專心致志必求少有所見而後已至於琳宮精舍貝葉梵夾莊嚴敬重踰於蓍蔡而士子於先聖遺經車服禮器弁髦視之曾不加意其樹道學之幟者又各自立門戶互相攻擊營衛不和外邪乘間而入惜夫又曰聖人觀雷天而作棟宇所以大庇民也於浮屠氏何有焉浮屠氏之得處中土受聖人之庇庇也浮屠氏之幸也作室者十年樹木父堂子構

葺茅宵索手足卒瘏僅蔽風雨浮屠氏未有室家布金長者瓊其宮琳其宇孰爲爲之其波及於佛氏者民之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廟祀祖考載一木主祀天地風雨山川百神戒壇爲位事畢藏之浮屠氏飾像莊嚴檀身金容香花塗采朝夕弗懈然微吾民爲之施捨則將飄飄朽蠹塵封土積於荒煙蔓草中是吾民之有功於佛者甚大也世嘗言佛能福人故人嘗有求於佛吾以爲人非求佛佛固有求於人非佛之能福人佛則資人以自福也邁所說繁縟絡繹不減范蔡以世罕傳者故廣錄之邁取中庸九經自修身至懷諸侯纂以配大學衍義爲九經衍義一百卷又著經義考異七卷四書講

義六卷春秋補傳十二卷古今通韻輯要六卷考正資治通鑑前編十八卷五燈摘繆一卷文集二卷詩集一卷

李鍇 戴亨 陳景元 馬大鉢

李鍇奉天鐵嶺人鑲白旂漢軍父輝祖官湖廣總督入爲刑部侍郎鍇性友愛兄伊山祈山伊山坐事遠戍鍇往視居數月乃歸祈山官於閩罷歸無家鍇推屋授之凡產之美者悉割與兩兄而僑居通州起茅屋數閒積書於中朝夕披玩發爲詩歌以自怡悅常賦歸雁詩曰畢竟家何處而云北是歸高天殘照下萬里一行飛風急毋相亂沙平定少依羈人方失序絲汝淚沾衣其友陳景元見之曰此非近人作杜少陵之作也鍇雖貴公子妙解音律遊覽山水輒欣然有會嘗泊舟采石磯下至夜月出放櫂中流命琴客援琴鼓大雅之詩自扣舷

和之水滸者皆起徬徨不寐亦有吹笛相應者鍇歎曰此樂吾不再矣閒一歲至塞垣聞山鴝桃花開即騎牛往賞或沮以山多虎曰少見多怪此間虎固以人爲怪也其風流如此不慕榮利常任官庫筆帖式乾隆元年兵部侍郎德沛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入格報罷既卜築鷹峯山下畚礫爲圃雜蒔花草不接賓客嗜苦茗爲鐵鐺瓦缶每出必使奚負之見者皆以爲田夫野老也隱居田盤二十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工尚折宏恩兵侍觀保薦鍇鍇以老病辭所著有曉巢詩文集二十卷原易三卷詩解頤二卷春秋通義十八卷尙史一百七卷藏于家鍇病宋

史冗雜晚年開江蘭社理葺之書竟未成又著江蘭社詩鷹雅菊雅等書以少精音律亦間訪元曲云與錯爲友昔有戴亨陳景元馬大鉢皆布衣所謂遼東三老也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閭有崇兆寺詩云鈴聲吟殿角澗影落松枝嚴陵釣臺詩云一片桐江月千秋出世心西師振旅寄甯遠大將軍云雪飄組練歸榆海花滿弓刀下玉關副都雷鋐覡學浙中成懷五布衣詩石閭其一也馬大鉢字雷谿三人詩皆以漢魏爲宗

張貞生

張貞生字幹臣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遷司業以鄒南臯宗儒語略教士頗闡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宗師考亭矣制聖門戒律八條自警一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覬覦者是一患得患失鄙夫貪緣以獵榮膴者是一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壟斷賤丈夫指爲奇貨者是一墦閒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奸擅行者是一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不遠禽獸橫逆不遠滛蕩無恥者是又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介喫緊在義利之關人謂此呂正獻公之書座右樓攻瑰先生之書桃符也康熙中累擢至侍講學士

時議遣大臣巡察貞生上書諫被
詔引見所言又過戇下考切議免官爲民
詔貶二秩貞生歷官清要所寓在吉安館蓬蒿滿徑竈
突無炊煙瀕發至不能具裝故人餽贐力辭不受其狷
介如此一時贈詩者甚衆貞生自爲詩云秋風送客復
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顧
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戇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相
勗勉臨岐申贈繞朝鞭九日遂扁舟南去貞生居富川
有講學園文信國故居也晚結廬廬陵王山有定巖覆
笥峯木琴磵虎子巖諸勝伐木開道手自攘剔生徒從
者甚衆嘗云王山金頂之異在於高尤在於孤不高則

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又曰王山筍類多苦烹之亦有眞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爲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又謂學者曰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學者因其語錄之定名曰王山遺響凡六卷俄有

詔復原職再徵之入京師卒於任所著有庸書二十卷啞居隨錄四卷

陳潢

陳潢字天一號省齋錢塘人爲總河靳輔幕客輔治河多資其經畫康熙甲子

上南巡輔以潢功聞

賜參贊河務按察司僉事銜張靄生所撰河防述言一卷追述潢論故曰述言書十二篇一曰河性主於順而利導之二曰審勢謂凡有所患當推其致患之由三曰估計謂工料省其敗速所費較所省尤大四曰任人主於慎選擇明賞罰歸本於正已以率屬五曰源流謂河水本清其淤漲皆由挾中國之水六曰隄防主明潘季馴堤束水水刷沙之說尤以減水壩爲要務七曰疏濬

主於潰決之處先固兩旁不使日擴乃修復故道而借引河以注之八曰工料工主於覈實料主於豫備九曰因革言今昔形勢不同十曰善守謂黃河無一勞永逸之策在時時謹小慎微而歸重於河員之久任十一曰雜誌述治河之委曲十二曰辨惑駁當時之異議也其言與靳輔治河奏績書相發明

王懋竑

王懋竑字與中寶應人少學於叔父式丹式丹以詩知名宋犖撰江左十五子詩式丹爲之冠康熙四十二年進士第一官修撰懋竑清苦勵學持躬修飭四十七年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五十一矣乞教職爲安慶府教授嘗作詩書座右曰長隄潰蟻穴君子愼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浮天闊滐滐決四圍內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奔馬不可馭盤石不可斡是非反掌間鉛刀貴一割我心似寒灰百念俱利劉願更塞其端絕之在由枅此可見其所蘊蓄也雍正元年以薦入京師授編修直上書房同直者大學士福敏尙書徐元夢

朱軾侍郎蔡世遠皆公卿大臣懋竑以老儒厠其間雍容談論專治經術世遠稱爲當今戴侍中於是莫不推敬之也旋以母憂去職

上賜內府金命治喪畢仍居職越一年至京師謝

恩稱病不見客俄以病篤辭去懋竑自甘貞素不慕榮華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人生得此樂斯亦足矣縣人高星源謂懋竑無他勝人惟本色故當勝人歸里後當路要人未嘗以書刺通之杜門著書定朱子年譜銓爲學次序破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謂易本義前九圖及筮儀乃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亦不出於邵雍論之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與門人講論

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絶不致疑也本義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參用邵子說至啟蒙則本邵子而邵子但有先天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孰受而孰傳之邪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其實邵氏只有先天一圖其八

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今乃以易本義前九圖并屬之邵氏是誣邵氏也前儒云邵子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修穆得之陳摶者此程明道敘其學有所受也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又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則爲之說而不以入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文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邪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

卦以爲説耳今圖卦變皆自十二餘卦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繆若是邪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郎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又謂朱子家禮亦後人依託非朱子本書曰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序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

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旣有成書何爲絕不及之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illegible]所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繆誤多不及察今

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豫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

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旣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

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幷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旣卒又有一最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僩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長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又有朱子答江元適書答薛士龍書攷語甚詳覈

幾盈一卷同邑朱澤溪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辨之云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作此說矣主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賅動專言靜則偏矣其論通鑑載齊人伐燕事曰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

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之初兵强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又曰王由足用爲善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之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僇弒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也家居十六年卒所著朱子年譜四卷

攷異四卷附錄二卷讀史記疑四卷白田雜著八卷卒後其子又裒爲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又有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偶閱雜鈔共若干卷

官獻瑤　莊亨陽

官獻瑤字瑜卿安溪人曾大父朝京康熙十一年舉人嘗拒妖賊以衞鄉里爲莆田教諭遷知直隸武强縣爲政不煩民懷其惠獻瑤年十六補諸生選貢成均授國子監學正執業於泲浦蔡世遠桐城方苞稱高足弟子大學士朱軾重之曰吾老矣斯道之託將在吾子乾隆初元雲南總督管巡撫事楊名時得罪留雲南修城召還朝疏薦士七人獻瑤與焉是歲舉順天鄉試補助教甫入學上事宜六條於其長當是時

上方嚮用儒術尚書楊名時孫嘉淦大學士趙國麟咸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陶植邦彥六堂

之長則獻瑤與南靖莊亨陽無錫蔡德晉等皆一時之
雋志合道孚每朔望謁夫子釋菜禮畢登講座六堂師
率國子生以次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師分占一經各
其齋會講南北學絃誦之聲夜分不絕都下號爲四
五君子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充三禮館纂修官踰
請急歸還
授職編修九年主浙江鄉試尋提督廣西陝甘學政
遷爲洗馬在關中求得宋張載二十餘代孫屬其邑
官教之識韓城相國王杰於諸生時以爲大器果如
其言獻瑤少孤事母孝自陝甘任滿歸遽乞侍養奉母
二十餘載母年九十乃終撫愛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

祭田祭器考禮經遵

國朝制度以定儀式立鄉規以教宗人置義租以恤親族之貧窮煢獨者然其家故寒素也獻瑶之學尤邃於禮在史館進周官講義大略云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必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後作民父母之心盡然非必家賜而人給之也取材於地而貨不棄於地用民之力而力不出於身力出於身而天下無游民貨不棄地而天下無曠地是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民而政之詳備莫如成周太宰之九職因地之利順民之欲事不煩而人不擾後世病其難行以時勢不同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

上覽而異之獻瑤治經不主一家於易主李光地於尚
書主宋蔡沈金履祥於周禮春秋主
本朝方苞於儀禮主漢鄭元元敖繼公
本朝吳紱嘗論禮服曰喪服首陳父自是而上殺下殺
旁殺凡以恩制者皆由父而推之也次陳君自是而爲
君之父母爲君之小君爲君之長子凡以義制者皆由
君而推之者也次陳傳重者與受重者自是而爲宗子
爲宗子之母妻大夫爲宗子凡以尊服者皆由此而推
之者也次陳妻爲夫妾爲君自是而妻爲夫之黨妾爲
君之黨妾爲女君女君之黨凡以親服者皆由此而推之者
也服莫重於斬而首章爲下數章之綱挈其綱思過半

矣斬衰升數之等有二齊衰大小功之升數之等各有三於同等之中猶有差者焉衰莫重於降而正次之義又次之此經與傳未嘗明言而服是服者不可以不知也齊衰之升數多於繐衰之數繐衰之縷細於齊衰之縷大小功之升數多於緦麻之數緦麻之縷細於大小功之縷年月一差也縷之精粗又一差也升數以經之年月以緯之縷之精粗以錯互之或伸此以屈彼或進彼而退此歸之於稱其情而後已故曰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爲人後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同宗之支子猶然況適孫乎因是而知承高曾重者亦服斬衰三年也內宗

外宗爲君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爲君也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經不載者亦統於爲君也諸凡經所不見者皆可上附而求之下附而通之也喪服有可以彼決此者有不可以彼決此者如婦人之不二斬此通例也而內宗外宗爲君皆斬則爲夫斬仍爲父斬矣不爲父斬者不二夫也得爲父斬者尊君也又一例也爲人後者於本宗餘親皆降二等此通例也然服之等爲世叔父期爲從祖父小功今爲人後者之服其世叔父也將遂降而小功乎則是降其期之親二等矣然則宜何服曰古者姑在室期已嫁大功兄弟之女爲伯叔父期嫁則大功又爲伯父之長殤大功是世叔父之正服雖無大功

而降服則有大功也爲人後者服世父大功於義爲安又一例也婦人爲夫之黨凡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通例也而大夫之妾爲庶子雖中亦從上蓋女君之爲此子與夫同而妾爲君之黨得與女君同故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例也大夫無緦服若下殤則不服之矣又一例也並行而不繆相別而不悖故不盡乎禮之變者未足與言禮天先而地後陽先而陰後尊卑之義也自臣言之君爲至尊自妻言之夫爲至尊自子言之父爲至尊自孫言之祖爲至尊尊無二上故雖親不敢以屬通而服有絕焉尊無二上故不敢服其私尊而服有差焉尊無二上故足以加尊而服有降焉尊無二上故尊之統

不可絕而祖不可降宗不可降適亦不可降焉適不可降則人知貴不敢親矣宗不可降則人知尊不先祖矣禮無不順春秋之時貴者之子孫鮮不驕倨是禮之末失也非周公之過也國風刺先母而後父故父斬母齊而陰陽之分定矣春秋譏先禰而後祖故特重大宗者降其小宗而水木之誼昭矣家無二尊人無二本是二者禮之大綱也父在爲妻不杖避尊者也爲母得杖而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避尊者之處者恐貽尊者之戚也故知父在爲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妻亡而未有子苟嗣可以娶將遂不三年與夫婦人倫之首萬化之原

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知婦之隆於其夫則知夫之不可殺於其婦矣記曰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春秋穆后太子薨傳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若然爲母三年別於父之存沒者爲父屈也爲妻期無別於父之存沒者爲母屈也後世夫婦之道不明昵者至於毀瘠以傷其生薄者反以不持內之喪爲弗溺於愛是皆不以齊體之道待其妻也內化何由興乎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立爲祖後者也小記云父卒而後爲祖後者斬假令父亡未及成服而祖亡奈何曰服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及父之存也許是子以傳重矣於此而不敢伸祖服

者則主祖喪者將誰屬乎故必如古者父母偕喪之禮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皆斬比父喪之除服其除服卒事反祖服以終其餘日假令父在祖亡既成服而父又亡則其爲祖也奈何曰服斬父亡而祖喪未竟則主服祖喪者非適孫而誰主喪而不重服不可以爲主假令祖亡於父後而曾祖尚存則奈何曰服斬于爲父斬雖祖在猶然則祖後父亡適孫之服祖如子服矣豈以曾祖存而有所殺哉又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假令祖母喪未竟而祖繼沒奈何曰並服三年如父母偕喪之禮或疑始期而卒乃三年服固可以二衰乎曰嫁女未練而出則三年是於未出之先固嘗期衰

矣而卒以三年何不可二喪之有假令父祖俱亡有母在而祖母亡承重之期則奈何曰舅歿則姑老適孫承重則適孫婦從服然則婦姑同服可乎曰母自以婦而服三年嫡孫婦自以承重而服三年何不可同服之有服以首貌貌以首心然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於是乎有心喪之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而喪之發於容貌與發於聲音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抑發於飲食與發於居處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後世乃屑屑於稱謂之間其下相與爭其名而爲上者又未知果能稱其實也其亦不達於斯義也夫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漢儒謂假令小宗僅有適子而大宗無後亦當絶小宗以

後之可謂達禮之權矣蓋大宗者尊之統也以適子後大宗適子之父雖絕適子之父之祖則未嘗絕也爲適子父者將不絕已之後而絕祖之後乎抑甯絕已之後而不絕祖宗之後乎不絕祖宗之後而附已於祖之廟則於理順於心安故絕小宗以後大宗者非惟存祖之祀亦善體父之志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漢儒宋儒之說義各有取由漢儒之說是萬物本乎天也由宋儒之說是人本乎祖也本乎天則當尊天記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本乎祖則當尊祖記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小宗有四而爲父後者居其一女子之適人者爲衆昆弟大功而爲父後者期則庶子雖

不得爲長子三年亦必隆於衆子可知矣小記曰爲妻長子禫妻之禫指十五月者疑此即指庶子爲長子服同於妻十五月而禫與父母爲女子之服期者三在室也適人而無主也被出而反在室也而女爲父母惟在室與被出者三年無主者則仍期何與曰女被出則移其天夫者天父矣故與在室之女等若無主之女則未嘗去夫之室也既爲夫斬安得復爲父斬乎故憐其無主而服女子期者仁之至既已無主而猶內其夫家者義之盡也大夫之妾其爲女君之姪也者當其在室則當以姑爲姪服者服之其爲女君之娣也者當其在室則當以姊妹相爲服者服之嫁而從者絕之而不爲服

分得矣於情有未安也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生不名者死爲之緦女君從夫而爲貴妾緦也必矣諸侯不臣寓公春秋傳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已則不可不自卑損而爲之服尊服以重其報皆所以教民厚也沈存中謂由祖而上皆曾祖雖百年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乃今思之猶信何言之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而小宗之爲大宗雖親盡戚單必爲之服齊衰三月傳曰尊祖故敬宗族人之世爲宗子服卽世爲始祖服也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又何疑乎禮之止邪於未形喪親之終而國君於妾與庶子無服死

事如此生事可知已以此防民民猶有以妾體君以庶
奪嫡者其覆轍相尋而不知變乃知聖人絶之深憂之
切也古者同爨緦而嫂叔無服雖無服而厚終之禮則
未嘗廢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推而遠之
如彼竭情而盡其愼又如此後之君子可以得禮之意
矣周人尙爵子得行父禮然傳於大夫之子降其期親
之爲士者則曰尊不同也於大夫之子不降其期親之
爲大夫者則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於國君之
所爲服者則曰尊同也於公子之所不爲服者則曰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不降不言其尊同其不服
不言其尊不同明乎尊在君與大夫而不在公子與大

夫之子是二者之服凡數見其亦從父之義爲多與獻瑤於諸經皆有說而此篇爲至晉卒年八十著讀易偶記三卷尙書偶記三卷尙書講稿思問錄一卷讀詩偶記二卷周官偶記二卷儀禮讀三卷喪服私鈔幷雜說一卷春秋傳習錄五卷孝經刊誤一卷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卷

莊亨陽字元仲及李光地門下楊名時徐用錫何焯皆高足弟子亨陽執業最後光地甚重之康熙五十七年成進士知山東濰縣以母憂去講學於漳江乾隆初元禮尙楊名時薦舉經學補助教還吏部主事外補德安同知擢知徐州府再擢淮徐海道亨陽通算術及董河

防推究高深測量之宜上書當路大略謂淮徐水患已甚其病在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潁泗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方今急務在開毛城鋪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以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息矣當路者未能用頗韙其言京察大臣當自陳高宗命自陳者各舉一人自代閣學李清植舉亨陽時論以爲允以勞卒於官著莊氏算學八卷復齋遺集若干卷又有莊元仲集一卷文僅十二篇乃其官淮揚道時所上河防條議也

陳啟源 朱鶴齡

陳啟源字長發吳江人善說詩朱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參正之嘗謂言詩者訓詁宜準爾雅篇義宜準小序詮釋大義宜準毛傳及鄭箋其名物當以陸璣疏爲主因撰毛詩稽古編三十卷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者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於朱子集傳歐陽修本義呂祖謙讀詩記頗爲釋其疑誤學者以爲勝於鶴齡通義矣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季諸生國變後屏居著述有感遇詩云薇蕨苟可采何必在首陽清流苟可汎何必在滄浪至人處委蛇守已非一方直木儻見伐芳蘭豈

遂傷縱志遊霄漢俯仰隨翺翔與同邑陳啟源善其毛詩通義頗采啟源說蓋與啟源相對定也鶴齡說經鑿鑿長於箋疏之學又練習史事嘗謂作史不立表所關非細年經月緯一覽瞭如而范書闕焉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畧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多而又繁而事蹟反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時人以其論爲通達有易廣義畧四卷尚書埤傳十七卷毛詩通義二十卷春秋集說二十卷左傳日鈔八卷又撰禹貢長箋旁引曲證能暢其說所著詩曰愚

菴集年七十餘卒朱彝尊曰長孺撰述發明集傳集注所未及顧不甚傳惟杜甫李商隱詩集注盛行於時松陵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因以愚菴自號也

劉源淥 姜國霖 梁鴻翥 劉以貴 法坤宏 韓夢周 閻循觀 孫于籛

劉源淥字崑石又字直齋安邱人少喜讀語錄尤耽朱子書精研者四十餘年以居敬窮理爲宗於明慕薛瑄國朝則模楷陸隴其餘子不屑意也建朱子祠於東郭月有祭每祭必致誠敬內行尤修飭謹事其兄州黨稱之康熙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二著讀書日記四卷近思續錄四卷冷語三卷冷語以宋劉安世之學與程頤不協故斥爲姦邪謂其害甚於章惇邢恕儒者以爲未讀盡言集也後數十年昌樂有周士宏濰縣有姜國霖劉以貴韓夢周德州有孫于籛梁鴻翥膠州有法坤宏益都有李文藻同縣有張貞猶能守源淥之學

美國霖志作國麟家貧至孝父居京師病甚國麟攜錢三百文步往省之比至死矣時冬月負屍以歸族人爲之營葬母善怒國麟前執母手請掌其面母每釋然終身無疾言遽色昌樂閻循觀問國霖讀何書曰終身讀論語未畢也

劉以貴字滄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任蒼梧令地猺獞雜處營茶山書院以詩書爲教歸里後杜門著書有藜乘集初學正鵠行於世

韓夢周字公復乾隆十七年進士知來安縣事專事濂洛關閩之書有理堂文集

孫于籃雍正十三年舉人邃於理學大理少卿勷子也

勤爲翰林不可附年羹堯隆科多

朱鴻翥字志南每治一經案上不列他書有疑義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後已以優行貢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觀運尚書義書經續解春秋辨義春秋義類儀禮綱目及詩經周官禮記辨義計百卷未刻歴城周永年收藏之

法坤宏乾隆辛酉舉人

閻循觀字懷庭少孤苦力學常謂聖人之告學者曰克己曰內自訟曰內自省曰不患人不己知未嘗求名也故其學準式乎程朱而於河津爲尤近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仕爲吏部考功司主事有尚書春秋說及困勉

齋私記西澗文集

沈近思

沈近思字闇齋仁和人幼而通明年七歲未入塾忽請於父曰仁爲何物父奇之稍長補錢塘學官弟子遂著籍錢塘遊心於閩洛之學期爲聖賢嘗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爲坐右銘用自朂勵康熙三十八年成進士除河南臨潁令上書於孝感熊賜履論孔廟從祀有未當者其畧曰孔子之道至朱子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者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者也明嘉靖以後有與朱子歧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生徧滿海內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仍習焉不察使千

聖相沿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
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域者此大惑也因破王守
仁說且論當湖陸隴其學術醇正宜膺祀典賜履得其
書甚服之其後隴其竟從祀孔廟益近思先刱其說近
思單車莅官築倉以備凶年爲隄以捍水患修先賢祠
墓砥礪風俗士民甚以爲美三年滿上司以循卓薦遷
廣西南甯府同知俄以病解職大學士朱軾巡撫浙江
薦起督清河本裕倉胥吏姦蠹搜剔務盡當時號爲清
幹調攝福建臺灣府事雍正元年
召爲吏部郎中詳正銓法清通簡要人不敢欺遷太僕
寺卿充山東鄉試主考官超一資爲吏部侍郎再擢都

御史近思正色立朝凡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山西大吏發州縣錢糧火耗歸公議近思爭之過戇同列爲之震悚

世宗嘉其誠剴不從之亦不以爲非近思每上封事先期齋䅇衣冠鍵戶密書書畢蒲伏再拜而起家人問何事輒答以他語其敬慎不泄類孔光而風節光采過之與儀封張伯行講性命之學正定學庸講義浹相契洽交遊至寡嘗謂道義吾欽李梅崖理學吾尊蔡梁村好三魚堂文集與閩人雷鋐王道研究其業至晦不休薨於位年五十有七

上悼惜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諡端恪所著學易學詩

讀論語注偶見錄小學詠勵志雜錄眞味詩錄天鑒堂
詩文集凡數十卷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少治春秋術數尤所專業康熙四十五年成進士時梅文鼎先卒李光地薦厚耀通天文算法

聖祖引對圖三角形令求中線又問弧背尺寸厚耀所對無差失旋以省親乞歸四十七年再徵至京次年

聖祖幸熱河厚耀扈行次密雲縣

命寫筆算法進入少頃內出

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厚耀曰此法簡便至爲精妙臣法出於臆撰今知其不可用也

上曰朕將教汝汝可精思之以待問次日問測北極高

下法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也此在春秋二分所測則然其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難爲準則嘗聞地上有朦氣之差入目視之有升高爲卑映小爲大之異故渾儀測之多不合其在天度數則不差耳又問地周地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則不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厚耀謂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也再問地員出何書對曰見周髀算經問何以見其員也厚耀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亞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員且東西測景有時差

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員形合故益知其爲員耳
上深嘉美之將除京官厚耀以母老乞就教職除蘇州
府學教授未一年
召爲中書科中書直南書房與梅瑴成對共正定算學
書書成超授編修
聖祖嘗召厚耀於便殿使觀陳設儀器嘗問測景是何
法厚耀不知
上寫西人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示之又
命至御座傍隨意於紙上作兩點厚耀點畢
上自用規尺畫圖卽得相去幾何之法又
賜以幾何術幾何術者西人利瑪竇所撰著其時寫本

絕少而厚耀獨得見自是厚耀之學益妙丁母憂歸服除遷司業轉左諭德兼修撰五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乞致仕去厚耀讀杜預長歷預以隱公元年正月朔辛巳與古歷庚戌朔異辛巳朔乃古歷之上年十二月朔蓋隱公元年之前失一閏預知者以經傳干支依次推得之厚耀謂如預說元年書日無所失矣其與隱公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巳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差互其實隱公元年以前乃多一閏非失一閏也當定隱公元年正月朔爲庚辰較古歷退一月長歷退兩月從此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乃與長歷符故不復推

也於是以長歷爲未密立體例四事參正之曰歷證採剌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春秋左氏傳正義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歷法新書以諮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補正義之闕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攷一條亦唐志所未錄也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先列算法次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說而考辨之曰歷存則正杜預長歷朔閏之差蓋預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遷就厚耀

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書成名曰春秋長歷凡十卷其春秋世族譜一卷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相證春秋氏族之學備矣二書俱在左氏分類中世單行之故左氏分類遂亡佚也厚耀又著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所采書皆在三傳國語國策之外人以爲雅博年七十五以老疾卒於家其書有左傳分類禮記分類注家語廣輯十七史正譌三部算學書三十帙世未見也

臧琳 元孫庸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少爲諸生精治經業手不輟卷嘗謂通經者當先通訓故訓故不明妄以短見詮釋經義虛造之失艮由是矣著書精謹不敢輕詆前修有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經義襍記三十卷山陽閻若璩見而善之錢大昕曰宋元以來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附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至明季而極矣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眞同時毘陵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

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不讀經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不自表暴儕輩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予校定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眞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琳元孫庸

庸本名鏞堂字在東與弟禮堂俱事錢塘盧文弨庸口吶不能言與友朋居塞默相對而已然心思精敏喜著書文弨校陸氏經典釋文見庸書頗采其說庸常以子夏易傳乃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班固藝文志易十三

家有韓氏二篇固自注云名嬰此嬰兼受易之證也其
說甚異又謂王叔師楚辭章句引詩與韓毛不同而與
爾雅及列女傳合者蓋魯義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
及皇侃義疏本作參分後漢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引
李善注引論語同可見唐以前舊本皆作參分自宋邢
昺撰疏定作三字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鏞堂
說經堅守師說嘗謂戴東原所爲毛鄭詩好逞臆說以
奪舊學惠定宇好用古字所校李鼎祚周易集解與開
成石刻往往互異近得明刻板勘對始知李易本與今
本不殊其異者惠所私改也甚得和而不同之義謂俗
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寖失其舊嘗見錢孫保

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於瀍字外如經作玫注作考經作眂注作視經作示注作祇經作儆注作美經作鱻注作鮮經作囏注作艱之類皆以今證古也籥章釋文豳彼貧反注邠同漢人書皆作邠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作豳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興字作廢癈疾字從疒作癈凡樹埶字作埶六藝字從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名爲好古實足以害古詩柏舟愠于羣小毛傳愠怒也釋文及注疏本皆作怒也孔氏正義

何作怨字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慍怨也
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釋文引鄭云怨也說文心部本作
慍怨也見詩緜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傳正合
何晏訓作怒者非而徐鼎臣本亦改爲怒字古義湮沒
此類不少江都焦循稱明季諸生孫禦冦說孟子圭田
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
田截圭田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
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
此解非特與九章算法合與孟子本文餘夫二十五畝
隸事極協蓋餘夫爲正夫外之賸夫故圭田爲井田外
之零田也長洲宋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越石答

盧諶書自頌輈張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案釋文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是讀朱張爲侜張不以爲人姓名也侜輈譸同字侏則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不及朱張夷逸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侜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

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佯張爲𢧵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佯張誑也誑讀爲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皆避言者若從衆家以夷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五人平庸以多聞而識尼父所訓故古志之散逸綜採捃摭不憚劬苦有子夏易傳一卷校鄭元易注二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譌一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月令雜說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孝經考異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所自著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拜經日記八

卷拜經堂文集四卷鏞竟以諸生終書未顯於世故備

著之禮堂早卒存說文引經考二卷阮氏經籍纂詁鏞

堂撰錄之功居多嘉慶十六年卒於京師

梅文鼎 劉湘煃 弟文鼐 文鼏 孫瑴成 謝希逸

梅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宣城人年二十七歴算之學自然會悟與弟文鼐文鼏習臺官交食法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考證經史至忘寢食今所傳天學駢枝六卷其少作也長游京師安溪李光地甚重之於時明史未成檢討吳任臣論輯天志嘉興徐善宛平劉獻廷增之餘姚黃宗羲復與對定文鼎摘其僞舛五十餘事以天草通軌正之作明史志擬藁三卷其目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又謂明用大統實郎授時宜取元史闕載之事補其不備回回法承用三百年當章顯其術鄭世子天學袁黃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會通回法

例以庚午元法可附錄西洋法今所施行然明崇禎中徐光啟李天經測驗改憲之功不可盡闕亦當著其緣起故作天志贅言一卷暢其旨焉光地嘗謂之曰天法曖昧推測疏而不密旣多歷年至於

本朝乃爲大備然學徒問難罕得而通請別爲一書取元趙友欽革象新書義例務使理宏而亮詞簡而備庶

上聖微學久廢復興文鼎從之爲天學疑問三卷光地鑒歎至絕其後光地竟上其書

聖祖覽而異之問今時恬退之士光地以文鼎及關中李容河南張沐對四十三年巡江南引見於

御舟中嗟爲雅士並惜其老

賜御書珍饌
命其孫穀成直內廷說者謂以算數被恩遇周髀以來未之有也文鼎著書老而彌篤光地子鍾倫弟鼎徵皆願爲弟子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交河王蘭生皆與參校著書凡八十餘部有元史天經補注二卷蓋讀元史授時法經歎其法之善謙不敢言疏證故但曰補注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因考校古術七十餘家爲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天志謂

太祖爲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謂上元爲庚子於積年不合也考正之、了庚午元法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取其義之精微成郭太史法草補注一卷立成傳寫魚魯不得其說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志二卷授時法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垜積招差立算九章書無此術從未有言其故者因發明之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元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法明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刻天文實用即本此書作回回法補注二卷西域天文書

補注二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西人之說本於周髀所言里差也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窺測莫便於渾蓋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天指大意櫽括注之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三十雜星考一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各具時刻其誤不細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用弧三角之捷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

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惟日月行至午規而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否則黃道斜正各別其次自虧至復經歷時刻輾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高下隨處所見不同施諸測驗彌有窒礙故別立新法就人所見日月圖體分爲八向正對天頂處曰上對地平處曰下上下聯爲直綫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此四隅向也乃定其受食之所向舉目可尋故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交食圖法訂誤一卷交食管見一卷其日差原理一卷以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多差故正之也火星最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

之根爲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撰次成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迹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定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眞列表從之而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言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日近其說不可從作太陰表景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爲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因訂定星緯眞度一卷所著諸書柏鄉魏荔彤爲鏤板行世其孫瑴成復編爲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部六十五卷又有中西算學通其凡有九曰籌算曰筆算曰度算曰比例

曰幾何摘要曰三角曰方程論曰句股測量曰九數存古其書別行疇人子弟甚重之又有積學堂文鈔六卷詩鈔六卷詩有雅才荅周崑來云墨妙時看珍共璧心期今見託雙魚又云乾道炎三伏坤靈樂四游皆莊雅可誦康熙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孫轂成字玉汝號循齋幼卽明悟文鼎歎曰童烏出吾家矣由進士官至都御史直內廷日充數理精蘊歷象考成分纂官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術轂成意卽西法之借根方元李治測圓海鏡用天元一立算傳寫訛舛殊不易讀明唐順之嘗曰立天元一如積求之云爾漫不省爲何語顧應祥則言細考測圓海鏡如求城徑卽以二百四十爲天元

半徑即以百二十爲天元既知其數何用算爲轂成頗不謂然後直蒙養齋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諭之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受而讀之疑天元一術頗相似復取授時歷草觀之渙如冰釋殆名異而實同非徒似之而已乃著論闡揚之前代絕業一旦復顯有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珍一卷操縵卮言一卷世並傳之卒年八十三謚文穆文鼐字和仲有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未竟其學文鼎字爾素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又有授時步交食式一卷

謝希逸字野臣宜興人寄居江都善歷算之學休寧戴

震論推步惟服文鼎及希逸希逸書不傳并知其名者寡矣

劉湘煃字允恭江夏人喜治歷算聞宣城梅文鼎擅其術鬻其產走千餘里從問學焉文鼎以其湛思積悟多所創獲嘗歎曰敬予者劉生也嘗與人書云金水二星歷指所說未徹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記云敎學相長不虛也因以所著歷學疑問屬湘煃討論湘煃乃著訂補二卷湘煃又謂歷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留伏逆皆入於占元郭守敬出於是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西法舊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表已在守敬後矣歷書

有法原法數並爲歷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歷指也法數者七政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歷指實爲造表之根今歷所載金水歷指如其法而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密合是歷官雖有表數而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編五卷文鼎深契其說摘其精者以爲五星紀要湘煃又欲爲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歷元加歲差用弧三角法作恒星經緯表根一卷及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補新法之所未及也又有歷象之學儒者所宜深討論歷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算藁各一卷各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答全椒吳荀淑歷算十問

書一卷湘燵死其遺書無一存者胡虔曰歷算之學二百年來江左爲盛吾鄉方氏宣城梅氏所述相繼其道大顯方氏之弟子有揭子宣梅氏弟子爲湘燵皆有撰述子宣之書著錄四庫而湘燵書無傳且不聞楚有爲是學者豈非知之者難故其書不復寶貴耶嗚呼是可悲已

王錫闡

王錫闡字寅旭又字昭冥號曉庵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少友張履祥講學以濂洛爲宗壯益耽心文雅歷象之學尤所篤好明崇禎中尙書徐光啟進西人修歷法異說麻起求自炫其長錫闡默默然潛心測實每夜輒登屋臥鴟尾閒仰觀星象竟夕不寐復發律算書玩索精思於推步之理宏亮而不滯久之則中西兩家異說皆能條其原委考鏡其得失也嘗謂歷法測實增減宜求定率說之曰漢劉洪造乾象歷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强況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

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二歷而損分極矣大統歷
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
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
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
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
則加實之說近然西歷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
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歷爲更促不知
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
故節歲之外則有星歲經星常爲平行星歲亦無消長
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卽古之歲差星歲者卽古之周天
異名同理無關疏密惟古以歲差由赤道今以歲行由

黃道則新法爲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卽經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豈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近今最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歷積久因循新法特爲剖析今旣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幾何之術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測未足盡據耶倘古測旣爲今日所疑近測又非今人所信畫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卽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爲力矣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

赤道專用黃道嘗不知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詎可復用餘如太陰五星本道本極已有定距而新歷測算悉用黃道反不如舊歷尚有推變白道之一術也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尚未及均數其消長之原於兩差何與平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朓朒與星歲相較爲積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既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行之歲差而後有朓朒之歲

差有一定之歲實然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乃可垂久而無戾矣辨西法宮閏之失云中歷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歷主度度平則日有多寡雖非疏密所係然實敬授之首務不可不辨也考之西法紀日以日月七曜紀度以白羊諸宮率四年而閏一日無干支氣候閏月之法也今以西之宮度爲中之中氣折半爲節氣一以天度爲本而日辰則隨時損益因譏舊法不免違天或以時計或以月計至二分則先後二日獨不思二分與二正原不同日乎二日之差乃分正之異非立法疏也又如各氣雖皆平分而盈縮一法自具日躔不察其故而概指爲謬豈通論乎

或曰四時寒燠皆本日行則節氣亦宜以法爲正日四時寒燠因日行之南北不因日行之東西而西法惟主經度經度者東西度也以經度求黃赤距差絕非平行二分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幾及其半二至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僅以秒計故但主日辰則平氣已足若主天度則須兼論距違如四立爲分至之中中西皆然今以距至四十五度爲立春定氣此時日距赤道尚十六度有奇則所謂中者經度之中非距緯之中也距緯之中在距至五十九度以上設止用經度亦祇可謂天度之平氣於日行南北未有當也周天宮界歷家所設以步躔離古謂歲有歲差故宮界常定今謂星有本行故宮界

漸移二者似無失得然新法定以冬至起丑於義何居夫宮界之分本用堯時冬至日躔在虛定爲子半四千禩閒歷丑至寅安在冬至當起丑初也況星紀元枵諸次本乎星名今古無異若隨節氣遞遷則鳥咮爲元枵而虛危可爲鶉首有是理哉故從天周分宮則冬至今當在寅卽從節氣分宮則冬至亦當起子若因宋時冬至偶値丑初而强襲其名則亦進退無據之甚矣新法以本月之內太陽不及交宮因無中氣遂置爲閏以中氣爲過宮雖與舊異以無中氣之日置閏仍與舊同其不同舊用平氣新用定氣故前後或差至二月平氣兩策必三十日有奇無一月三氣之法定氣兩策多且三

十餘日少至二十九日有奇冬月大盡者一月之內可容三氣設兩中氣在晦朔之間節氣在望必前後有二月俱無中氣此歲之閏將安置乎使置閏在前則歸餘非終置閏在後則履端非始卽不可置閏於兩中氣之月又不可一年再閏若少爲遷就又非不易之法不知何術可以變通大略西之宮閏實難與中法竝行而會通兩家又非目前諸人所及故不勝齟齬之病也新法推步交食密於舊法而亦有差失推求其故曰交食之法西歷亦略盡矣以交緯定入交之淺深以兩經定食分之多寡以實行定虧復之遲速以升度定方位之偏近以地度東西定加時之早晚皆前此歷家所未喻也

乃所推戊戌仲夏朔食測西見日差天半分復明先天下一刻已亥季夏望食帶食分秒所失尤多古以差天一刻爲親則今日所推尚未疏遠然差數已著則致差之故豈宜不講太陰惟定朔定望在小輪最近外此卽有次均加減亦猶五星於衝合之外卽有歲行加減也凡推五星凌犯宿座不必衝合太陽日月自相掩食必在定朔定望也耶不知惟月食食甚實在定望止用入轉可得密合初虧復明距望久者不下數刻用求倍離得一座有奇兩均之較亦且數分參差之數宜所不免至若日食不惟虧復二限不在定朔卽食甚之時亦非眞會晨近初升夕近將降東西差分或過一度倍離亦

過一度正論食甚巳不能以入轉均數求其必合況晨食之初虧晚食之復明距度尤遠者哉今皆置不復論不可謂非法之疏也中歷月食一十五分其求旣內定用授時歷一十五分爲旣內用分與句股術合大統歷則以十五分爲旣內用分分數旣加則定用必多與實測則稍近使非本於天驗何以得此然以句股之理究之則不合矣西法食分隨引數爲多少食旣之數多至十五分强足洗從前之謬今研察其理亦有可疑者其說曰日在最卑視徑大故食分小月在最高視徑小故食分大余以爲視徑大小僅從人目食分大小當據實徑太陰實徑不因高卑有殊地景日景實因遠近損益

最卑之地景大日入景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景小月入景淺食分不得反大此與幾何公論自相矛盾倘亦致差之一端乎五緯歷言星近地心者緯度多遠地心者緯度少竊謂星誠有之月亦宜然不知交道有變差徒以視徑定食分非歷理也推步之難莫過交食新法於此特爲加詳有功歷理也推步究極元微不能無漏在今已見差端將來詎可致詰望窮理之士商求精密非一人之智所能盡也論日月五星天因及新法推測之誤曰天問云圜列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爲創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說原本中

學也五緯歷指謂日月本天以地心爲心五星本天則太陽爲心斯言是矣惟謂星天或包日天之外諸圜能相割相入則未敢以爲信也蓋日爲列曜之宗本天亦應最大五星諸圜悉在其內隨之斡旋太陽則居本天之心而繞地環行五星各麗本圜之周而繞日環行二法不同也知日天與星天異法則知日行一規本非天周亦無實體諸圜不必相割相入矣新法既謂星天以太陽爲心則本天之行既爲歲行乃復設本天仍以地心爲心法既不定安所取衷乎余考木土火三星之行與金水二星不同金水二星於本圜右旋木火土三星於本圜左旋皆爲日天所挈而東猶日天爲宗動所挈

而西也左旋之數土最疾木次之火又次之自右旋論則疾者反遲遲者反疾故令日在最高者法應遲而視行爲疾衝日在最卑者法應疾而視行爲遲爲退蓋本圈之遲疾爲左旋而視行之遲疾則右旋也此理甚明何莫之察耶近見湯氏所推又有異者五星惟金水有順逆二合順合者星在日後而及於日逆合者星在日前而退與日遇此歷家所習聞也乃推戊戌歲月戊辰七月丙午十一月丁巳水星皆先過日又歷數時而後順合五月己丑水星先在日後亦歷數時而後退合若言握算偶誤則創法之初當倍詳愼必無屢誤若言無誤吾又未得其說夫星在日前順行益遠星在日後退

行益離安得再合天行有漸差而無僭差豈容一日之內驟進驟退會無定率如是乎又據歷指萬歷乙酉測定金星最高在夏至前四十五度歲移一分平强水星最高在冬至前二十九度半歲移一分大强距今戊戌七十三年金星過最高當在五月戊午而彼在辛丑水星過最高當在十月壬辰而彼在癸巳癸巳壬辰僅差一日或用新測推改我不敢知辛丑戊午相距半月已上卽使舊高前十六度湯氏所用正與此近豈卽入交日耶入交者南北緯度所生高卑者盈縮均數所生使入交可名高卑將盈縮亦可名南北乎五星各有交行各有最高惟水星同行同度金星兩行雖同度限迥別

驗之近測此術未爲戾天即欲合二爲一必有灼見至論然察其法又似實未嘗改不知何故參用交行十餘年來無不如是也中法用表圭測月孛西歷譏之今以高卑命交行得毋復爲將來所譏此於歷術非爲細故明理之家必有辨其得失者矣又統論新法舊法曰古之善言歷者有二易大傳曰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子輿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歷之道主革故無數百年不改之歷然不明其故則亦無以爲改憲之端太初以來治歷者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時亦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何也是在創法之人不深推理數而附合於著卦鍾律

以爲奇增損於積年日法以爲定或陰用前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足其知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欲知新法之誠非須核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由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益明其故矣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無其人也今者西歷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於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爲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即在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卑以步朓朒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眞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

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遲疾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於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西人竊取其法豈能越其範圍就彼所命創始者事不過如此此其大略可覩矣至於日刻之改天度之殊則習於師說而不能變通反以伐能爭勝齮齕異己不知果何關於疏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歷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月離表與交食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一表躔離安得

合天加時安得合一平是以辛丑臘月晦辰新法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當旣而不旣其爲譌謬昭然共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於舊法如彼然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經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歷元四應或弗密也朓朒過强則朔望加時或弗協也交限失眞則薄食分秒未可定也緯度不紀則凌犯有無難豫期也至於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舊章黃道辰宿迄今猶用辛巳何可以定爲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

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才於天行考晷漏審圭表愼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盡泯成憲一定不難媲美羲和高出近代矣錫闡心以明大統歷爲疏崇禎閒改用新歷法亦未盡善乃著曉庵新法自爲敘曰炎帝八節歷之始也而其書不傳黃帝顓頊虞夏殷周魯七歷先儒謂其僞作今七歷具存大指與漢歷相似而章蔀氣朔未睹其眞爲漢人所託無疑太初三統法雖疏遠而創始之功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南北歷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非淺近所及唐歷大衍稍親然開元甲子當食

不食一行乃爲訣詞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歷分兩途有儒家之歷有歷家之歷儒者不知歷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歷理而爲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槪未得也明初元統造大統歷因郭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歷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牴牾餘所創改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況乎遺籍散亡法意無徵兼之年遠數盈違天漸遠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菽不逮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襲僞雖有李德芳爭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歎也近代端

清世子鄭善夫邢雲路魏文魁皆有論述要亦不越守
敬範圍至如陳壤摭拾九執之餘冷逢震壓守元會之
畸見又何足以言歷乎萬歷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工
歷算崇禎命禮臣徐光啟譯其書有歷指爲法原歷表
爲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歷者莫不
奉爲俎豆吾謂西歷善矣然以爲測候精詳可也以爲
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誤而不辨
不可也故舉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二正者日道
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法非
繆也西人既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識中秋節氣差日
至二日夫中秋歲差數强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

之異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誤也歷指直以怫已而譏之不知法意一也諸家造歷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識誠卓也西歷命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無也近始有時四分之爲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後日尚未覺其繁施之中歷則窒矣反謂中歷百刻不適於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之九十有六與日刻之九十六何與乎而援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之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平行數本順天不可損

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斂爲三百六十不過取便割圜豈真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曰日度爲非詎知三百六十尚非弧弦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閏恒於歳終蓋歴術疏闊計歳以置閏也中古法趨密始計月以置閏而閏於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氣者卽爲閏大統專用平氣置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歳有兩閏之月若辛丑西歴者不亦盭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爲積餘之中無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攷而以鹵莽之習侈支離之學是以歸餘之後氣尚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中冬首春中氣將歸臘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

亦見其技之窮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後因歲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說乃星命家猥言明理所不道西人自命歷宗何至反爲所惑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況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隨節氣遞遷雖子午不妨異地而元枵鳥咮亦無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歲實消長昉於統天郭氏用而未知所以當用元氏去之而未知其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赤異距生歲差之屈伸其理一也歷指已明於月何蔽於日當辨

者二也日躔月星亦應同理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所可測度西人每詡數千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䀶徑因分大小則遠近大小宜爲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則遠近差多而䀶徑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䀶徑差多因數求理難可相通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日軌交分與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於黃道者又不同歷指不詳其理歷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術足窮日食之變乎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䀶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以南日月䀶差時或一南一北此爲䀶差異向與䀶差同向者加減迥別豈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講耶萬一遇

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法必有虛景
虛景者光徑與實之所生也闇虛恒縮理不出此西人
不知日有光徑僅以實徑求闇虛及至推步不符天驗
復酌損徑分以希偶合當辨者七也月食惟望惟食甚
爲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離中限即食甚已非
定朔至於虧復相去尤遠西歷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
用朓朒過差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塡熒惑以本天爲全
數日行規爲歲輪太白辰星以日行規爲全數本天爲
歲輪故測其遲速留退而知其去地遠近考於歷指數
不盡合當辨者九也熒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
亦悖也用月行高卑變歲輪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

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八十餘日歷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歷甚難辨歷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得失無所遯也據彼所述亦未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躔離表驗或失數分交食值此當失以刻計凌犯值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違錯頗多余於歷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既不既與夫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歷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墮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今故兼采中西去其疵類參以己意著歷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增輯若干事表明若干事立法若干事舊法雖舛而未遽廢者兩存之

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雖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目信者則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爲日一百幾十幾有爲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奥庶幾初學之津梁也其書定爲六卷未成之初先作歷說六篇歷策一篇以發揮已意又檃括中西步術作大統西歷啟蒙丁未歲因推步大統法作丁未歷稾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已法豫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發等以五家法同測已法獨合作推步交朔測日小記西法謂五星皆右旋錫闡以爲土木火實左旋當改歲輪爲不同心圈則理數畫一作五星行度解術家言日月右旋儒者云左旋二說不同今定爲日月實右

旋作日月左右旋問答治歷首在割圜作圜解測天當據儀晷造三辰晷兼測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其書又若干卷爲人耿介拔俗詩才特清妙其詠幽居寒溪沈鷺白夏木挂蟲青秀水朱彝尊甚賞之采入明詩綜也以布衣終於家阮元曰錫闡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取西法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識者莫不惜之梅徵君文鼎勿庵書目曰從來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爲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爲推衍其法頗精確然則

御製歷象考成所采文鼎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

實本於錫闡矣方今梅氏之學盛行而王氏之學尚微蓋錫闡無子傳其書者無人又其遺書皆寫本得之甚難故知之少持平而論王氏精核梅氏博大各造其極未可軒輊也乾隆三十七年

詔開四庫全書館錄曉庵新法六卷入子部天文算法類草澤之書得上備天祿石渠之藏錫闡自是爲不朽矣

薛鳳祚 談泰

薛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少師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既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乃譯穆尼閣說爲天步眞原天學會通鳳祚言歷算推步依西法假數立對數比例又立中法四綫以西法六十分爲度不便測較依古法百分爲度表所列只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爲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以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恒景歲行五十二秒通中西之說梅文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所著天文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

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之術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名天學會通又記歷代治黃河運河法及南北河湖泉水職官夫役道里以類相從號曰兩河清彙凡八卷亦取明邱濬說別爲海運一篇又有聖學心傳一卷則暢善繼奇逢之旨也

談泰字階平江甯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南滙學訓導勤學精思博覽得梅氏算學之傳有測量周經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成朔閏譜召誥日月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攷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

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譜劉武帝五年天正冬至三統術補古算書細草十餘事冬至權度數略天官書節次年分辨分辨分野辨圓壺周經積實祖沖之鬴法辨鬴內方非十尺辨操縵卮言正誤喪服傳溢說五服經帶數凡若干卷又有觀書雜說二十卷則考論經史事也

李銳 王元啟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人幼入書塾有算法統宗一部竊窺之能通其義爲諸生家貧授徒以自給歷算之學鑽勵過分久而其學大明嘗從同邑顧千里借得九章算經晝夜窮探不息乃知天元一術與借根方異著論暢郭守敬李冶之旨兼補宣城梅氏所未備又謂顓頊夏殷六歷記載有關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闊疏三統術推法較密而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同於太初因撰爲歷法通考斷自三統術始至
國朝之楕圓法止其唐瞿曇悉達九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則求之於開元占經及寶祐四年會天

歷條流既具書竟不就惟成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强弱考六科而已其日法朔餘考自爲序云何承天調日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强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累强弱之數得中平之率以爲日法朔餘唐宋演撰家皆墨守其法元明以來疇人子弟罔識古義無知其說者今年春讀宋史志忽有啟悟爰列開元占經授時術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之數一一攷其强弱合者三十五家不合者十六家反覆推驗知不合之故蓋有三端其一朔餘强於强率如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鮑澣之識其無復强弱之

法者是也其一朔餘之下增立秒數如乾道術朔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裴伯壽詆爲不入術格者是也其一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强弱之間亦爲於率不合如劉智正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爲七百一强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爲七百一十八强四弱則朔餘爲一萬八千七百四較多一分玉海載至道元年王睿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者是也次爲一卷以質明算君子或亦步天者求故之一助也又嘗得王孝通緝古算經與其友張敦仁對共討定著細草以詳論二十術於是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眉目粗具焉元朱世傑四元玉鑑皆用天

元一術敦仁見其書謂芟草形正員法難得而通在南昌以書寄銳使洽之銳已病猶推尋指意演爲數段爲書以答敦仁書甫達而銳卒年五十嘉慶十九年也敦仁尋遷雲南驛鹽道有開方補記銳又著召誥日名考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其稾草皆藏於家敦仁字古餘澤州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揚州府改吉安移南昌

王元啟字宋賢嘉興人乾隆十九年進士銓福建將樂縣尋業歷算以算法始於句股撰爲句股衍一書分甲乙丙三集甲集論開平十法爲句股因積求邊起義次論立方以及平方法再論和數開立方以盡立方諸法

之變爲術原三卷乙集兩卷爲相求法百三十二則之綱要故名曰綱要丙集卽相求法逐則分之以發明立法之意凡四卷敘之曰句股弦相求法參以和較凡得七十八則求句股中函數又有冪積之數容員容方容縱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與句股求外方外員之數又有積數與句股和較相求容方與句股餘數相求之法綜計之又得二十九則立表測量得求高求遠求深三則重表亦然舊算書多簡略不備詳者又苦錯出無緒嘗意爲區別使各以類從先定相求法百三十則一一盡通其故運思布算時比舊法爲直捷而舊法亦不敢没附見以致參考至以中函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

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數其法爲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之法分爲六則並載不成句股求中函積數二則容方容員四則外切員徑一則員內累求句股六則凡又一十九則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兼備割員之用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而其術亦本周髀總無出於折句爲股之外也其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門非鑿指一數以爲布算之準難以虛領其義然如廣三修四見於經首特其正例正例外變例尤多必欲正變兼陳則彼此錯出使閱者耳目數易轉增煩憒茲特標舉數端以

爲略例並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見焉以盡句股之變也
并附答友人問句股書曰欲求句股必先學開方法方
有正方縱方之異縱方則以修廣之和較數開之其次
則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
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求句股弦無零
數之法以三率之中率爲主倍中率爲股首末二率相
減爲句相加爲弦依此衍之得句股略例十數則然後
以句股弦爲正數兩數相加爲和數相減爲較數又有
弦與句股三數加減之和較數弦與和和弦與較和三
數相加之和數也弦與較較弦與和較三數相減之較
數也三數相加減今名之爲兼三和較凡正數和較之

數各三兼三和較數各二共十三數十三數中隨舉兩數卽可求句股弦全數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則而其中容方容員及截弦分兩與夫立表測量又有單表重表之法猶不與焉其次則求截弦分兩之法是爲一句股分兩句股之術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兩句股卽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則總以句股概之其法取大小兩句股形小股與大句同數者爲一形卽爲不成句股之形分之爲兩則所謂中垂綫者卽小句之股大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五十餘則於此求之又得合形分兩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兩則有正合形截偶分兩反合形截中分兩偏合形截邊分兩

之法削形求全則有削去正矩削去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淺削深削之分知此則平句股之學盡此矣雖本舊法而分條析目及入手前後之次悉出新意其標題名目及運思布算多有不循其舊者更有舊法不載而以意補入者其後嘉定錢塘讀其書味爲獨絕題書後曰開方句股之法創始於九章周髀二經自後算家遞相推衍至平梅勿庵之少廣拾遺句股闡微幾無餘蘊矣惺齋尚以舊術爲繁也更立簡法著書若干卷先以開方究其原繼於句股窮其變以開方爲句股所取資也統名之曰句股衍余聞著書數十種皆卓然可傳算其藝之一耳猶神明變化若此比者考求律呂若密率

方員周徑未免乎比例之煩也竊自創法以十倍徑積爲周積十分周積之一爲徑積又以員積自乘而十六乘之則十分一爲方積之自乘方積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倍之爲員積之自乘由是以得周徑方員也不過開方而已其數視密率稍異而驗之器物似較密焉惜乎先生已歸道山不獲面質其是非也元啟有史記正譌分律書歷書天官書爲三卷漢書正譌總爲律歷志二卷合之名惺齋雜著又有歷法記疑角度衍九章雜論若干卷其草皆藏於家

文獻徵存錄卷三終